

## 第一章 重生落花巷

石榴裙下英雄塚，九霄雲上攬月閣。

攬月閣是京中最大的青樓，坐落在京中明鏡湖畔。每當華燈初上，燭火映在湖水中蕩漾，正是樓裡的姑娘們梳妝打扮，嬌聲笑語喜迎恩客的時候。

無論是長相身段，抑或是才情，攬月閣的姑娘們都是首屈一指的。每年從各地慕名而來的恩客數不勝數，才子佳人的故事常從中傳出，版本不一，淒美中帶著香豔，廣為流傳。

樓裡的規矩與其他地方不一樣，不知從什麼時候開始，這裡年老的青樓女子能自贖自身，有的洗淨鉛華從此隱在別人的後院，還有一部分人做起其他的營生。

青樓女子們的營生自是與本身相關，她們贖身後大多居住在攬月閣後面的落花巷裡，彼此照應。

落花巷很長，有近百戶人家，大部分都是年老的青樓女子，這裡與京中其他的巷子並無不同，戶戶都緊閉著大門。

青樓女子們都愛養女兒，花幾兩銀子買來一些窮苦人家的女童，養大成人。姿色好些的賣與富貴人家，或是送進攬月閣，都是極為來錢的；姿色差些的也能賣給來往的富商，撈得一筆銀錢。她們以此為生，養女防老。

此時落花巷裡，草木春深，巷子上空飄著香氣，有花香、脂粉香，還有飯菜香，家家戶戶都到了飯點，各自圍著桌子用起飯來。

巷子倒數第二家的屋子裡，卻是另一番景象。

老大夫替床上的少女把過脈，輕輕地搖頭，「這位姑娘底子太弱，身子太過單薄，高熱不退，怕是有些不好。」

「大夫，你可得要好好替她治啊，不拘什麼藥，你只管開來，我不怕費銀子。」說話的是一位中年美婦，頭上插著金釵，描眉畫眼，抹著厚厚的脂粉，身上衣服的面料不差，衣裙的樣式瞧著卻不大像良家婦。

「金娘，可不是老夫不肯開藥，而是這姑娘怕是已灌不進去藥了。」

金娘看著床上的少女，狠了狠心，「你儘管開吧，灌藥的事情我們自己想法子。」老大夫無奈地搖頭，開了藥。

金娘送走大夫，急急地去買藥，再火速地煎好，命屋子裡的另一位綠衣少女托著床上姑娘的頭，她則捏著姑娘的嘴，死命地把藥灌下去。

高熱中的少女已人事不知，藥進去得少，流得多，如此來回灌了幾碗，好歹灌了一些進去。

「娘，這樣行嗎？」綠衣女子問道。

「死馬當成活馬醫，不行也得行。」金娘跺著腳，一臉的心疼。

不知情的人還道她是心疼床上的少女，實則她是心疼銀子。養女換錢，好不容易養大了正要換個好價錢，要是人沒了，那豈不是人財兩空，她白忙活十幾年，想想都冤得慌。

約莫過了兩個時辰，期間，金娘一直守在少女的床邊，眼珠子都沒有挪一下，生怕一個眨眼，快要到手的銀子就飛了。

突然，床上的少女發出微弱的咳嗽聲，像是要醒過來。金娘面色一喜，心裡念著感謝菩薩，她的銀子總算保住了。

綠衣少女急切地喚著，「碧姜姊姊，妳可是醒了？」

床上的少女頭疼欲裂，皺著眉，她慢慢地半睜開眼，被這聲姊姊喚得心一驚——莫非自己沒死，落到燕赤人的手中？

待看到床上的紗帳，她眼一沉，心裡一個咯噔，快速地打量著屋子。春風從屋頂的瓦縫中鑽進來，帶來一股花香，沁人心脾。窗櫺上的朱色紗簾被風吹得飄起，紗簾不知是幾年前掛的，邊緣處脫絲起捲，有幾條長長的絲線在風中飛舞。

她的床前坐著一位婦人，旁邊站著一位綠衣少女，這兩人她都不認識。

對面有張床鋪，簡陋的通鋪樣式，木架暗黃，無雕花，無鏤圖，床上掛著綠色的紗帳，而她自己這邊則是粉色的。如此簡陋的一間屋子，看著像是市井人家，卻又隱透出一些不同，比方說屋內的幾個大衣櫥，還有兩個梳妝檯，以及滿屋的香氣，再來還有屋子裡的琴架與牆上掛著的琵琶。

這是哪裡？

「我的兒，妳可是醒了，擔心死為娘，生怕妳就此丟下我，讓我可怎麼辦哪？」金娘一把將她抱住，是真的喜極而泣。可不是得高興，人保住了，那白花朵的銀子也就保住了。

少女的眉頭皺得更緊，面上卻不露聲色，看著綠衣少女。綠衣少女也在看著她，杏仁大眼柳葉眉，水汪汪的眼睛眨巴著，配上嫩如凝脂的肌膚，清純之中透著誘惑。

「碧姜姊姊，妳病了三天，昏了三天，綠衣還怕妳……妳現在餓不餓？」

碧姜？綠衣？少女垂下眸子，長長的眼睫覆下，像一把張開的羽扇。她不知道這世間還有人能喚她一聲姊姊，而且她並不叫碧姜。

視線之中是一雙完全陌生的手，十指青蔥如玉，指甲粉嫩透亮，一看就是平日裡精心養護的，但卻不是自己的手。自己的手，雖然皮膚白皙，卻因常年握劍，虎口處都結了一層厚繭，而這雙手太過細幼，像是未長成的少女。

多年的習慣，令她養成了處驚不變的性子，不用細細思量，都能明白事情的不尋常之處，此處沒有她習以為常的硝煙氣，沒有將士們的廝殺聲，還有這間屋子，既不像燕赤人的寒山洞，也不像是裕西關一帶的民居。

她究竟是在哪裡？又變成了誰？

金娘抹了半天的淚，放開了她。

她看著名叫綠衣的少女出去，待進來時端著一碗粥。那白瓷碗特別的小，和茶盅差不多大。她確實感到腹內空虛，靠坐在床頭，優雅地喝起來，雖在邊關多年，但她骨子裡皇家的禮儀全部都在。

綠衣看得心裡納罕，總覺得碧姜姊姊喝粥的模樣比從前好看，到底哪裡好看，又說不上來。

動作雖優雅，速度卻不慢，金娘只道她餓狠了，也沒懷疑。

一碗見底，她輕舉著碗，金娘一愣，「哎喲，我的兒，妳不能再吃了。自小到大，

妳什麼時候吃過這麼多，可別再吃出個什麼好歹？」

一小碗的粥都吃不完，從小到大都是當貓養大的嗎？

少女沒有吭聲，綠衣接過她手中的碗，扭著腰肢出了門。

方才她還沒注意到，現在看到綠衣走路的姿勢，一搖三擺，並不像是正常的走姿，柳腰花態，款擺生姿，如此儀態，她只在宮中的樂女身上見過。

還有眼前自稱是娘的婦人，頭上簪著大紅的絹花，臉上的妝色極濃，看五官長相，年輕時候應是一位美人，雖是風韻猶存，卻透著媚俗。

「我的兒啊，那起子窮酸哪裡養得起妳矜貴的身子。妳呀，莫再想著鄭家哥兒，不是娘狠心拆散你們，而是妳和他不合適。他將來要考功名，妳美娘孀子能同意妳跟著他？再者，妳是娘錦衣玉食養大的，能和鄭家哥兒吃糠嚥菜？要為娘說啊，妳天生就是來世間享福的，何必自討苦吃。」金娘盡力擠著慈祥的笑，兩頰擠出深深的溝壑，把原本撲得極厚的粉卡在溝裡，形成一道白線。

語重心長地說完，她伸手摸著少女的額頭，額頭涼著，想來燒已退，「可憐的兒啊，可還覺得哪裡不舒服？妳這一病，沒把娘給嚇死。」

少女聞得濃濃的脂粉香，不著痕跡地避開，金娘見狀就冷了臉。

「怎麼？生了一場病，還與娘生分了？妳可別忘了，是誰把妳養大，好吃好喝地供著？遠的不說，剛才大夫開的那帖藥就花了四錢銀子，妳也不思量思量，是誰一心替妳打算，想讓妳以後吃香喝辣的？妳若是能堂堂正正的嫁人，娘不攔妳。可妳出去問問，誰會娶妳為妻？鄭家哥兒不行，別人更不願意。」

這話又是什麼意思，哪裡像一個當娘的和女兒說的話？她的眸子裡全是暗色，若是從前，誰敢在她面前大呼小叫，只怕早就拖出去斬了。她心裡疑團漸大，默不吭聲。

金娘以為她聽進去了，換上柔和的口吻，「妳好好養身子，娘出去了。」

眼前事情詭異，自己不是自己，所處之地亦十分陌生，她想要起身，卻覺得渾身無力，只得軟綿綿地靠倒在床頭。

綠衣不贊同地看她一眼，慢慢除掉外裳，懶懶地躺在對面那張床上，用錦被蓋著身子，「碧姜姊姊，妳呀就是想不開，世上最愚蠢的事情就是相信男人的話。他們哪，愛妳的顏色時，自然是千依百順，覺得妳千好萬好，一旦妳容顏不再，還不是棄如敝屣。聽娘的話有什麼不好，娘哪會害我們，便是沒有去處，最後也還有攬月閣可以依靠。」

聽到攬月閣三個字，少女的眼裡劃過一道異光，很快消失。

怪不得總覺得娘不像娘，女兒不像女兒的，原來如此。

說起攬月閣，她怎麼可能不知道？底下的那些將士們，為了激勵士氣，每每談論起有朝一日得勝還朝，一定要去攬月閣裡走一回。若是她所料不差，自己必是在落花巷裡。落花巷依附攬月閣而生，京中但凡叫得出名頭的人家，哪個府上沒有一兩個落花巷裡出去的女子？

她可是作夢都不會想到，自己會成為落花巷裡的姑娘。

「碧姜姊姊，我知道妳在想什麼。不過我勸妳還是死心吧，像娘這樣善心的不多，

妳我自小還能像個尋常人家的姑娘一樣，認她為母，妳看看巷頭的幾家姑娘，天天奴啊奴的，連自稱為我都不行。何況咱們憑自己的本事是出不了落花巷的，虎爺日日守在巷口，不然巷子裡的人家哪能有安生日子？」

綠衣說完，美目閉上，舒服地喟歎一聲，「妳病了兩日，可把我累壞了。等將來入了貴人們的眼，我得好好享享福。」

少女則一言不發，睜眼看著屋頂的瓦片。

碧姜，她現在叫碧姜。

入了賤籍，便是奴。奴是何物？那是可以任由主家隨意送人或是發賣的玩意兒，落花巷裡盛產瘦馬，多年來長盛不衰，一定是有什麼勢力在暗中護著。

綠衣口中的虎爺，怕就是守護的人，一面守護，一面監視。

半晌，沒有聽到她說話，綠衣又睜開眼，見她在愣神，臉上換了另一種表情，嬌豔動人，「碧姜姊姊，妳就是心思重，娘有句話說得沒錯，我們天生就是來享福的。妳猜，娘會把我們送到哪個大戶人家？」

「不知道。」她艱難地出聲，賤籍女子真悲哀，一個送字，道盡屈辱。

聲音一出口，她十分的不習慣。從前的自己，什麼時候說起話來都是鏗鏘有力，字字千鈞，但現在的聲音軟綿綿、嬌滴滴的，聽得令人心裡發癢，毫無威信可言。

「依我看啊，不會差的。前頭的紅綢姊姊進了金家，金家可是皇商，銀子花都花不完。以我們的姿色，不會比她差。娘是個有本事的，知道奇貨可居，定會送我們進高門大戶。」

金家她是知道的，說是皇商，在她眼裡，不過是一介商賈而已，從前的自己，豈是金家那樣的商戶人家能見的？

綠衣翹著玉指，細細地看著自己的玉手，十指纖長，指甲染著鳳仙花汁，紅豔豔的，煞是好看。

碧姜眉頭微皺，側過頭。

綠衣柳眉輕輕地挑一下，清純的臉立馬生動起來，透著無限風情，桃粉的小口輕啟，「我可是聽說，京中有戶大官放出風聲，要在落花巷裡選幾位姑娘，以妳我二人的姿色，必會中選。到時候我們吃著山珍海味，穿著華服美緞，日日與郎君相伴，吟詩作曲，賞花弄月，定會羨煞旁人。」

碧姜的眉頭皺得更深，美目深沉。

綠衣陷入自己的綺夢中，從枕頭下摸出一面菱花小鏡，顧影自憐，眼眸帶著嚮往。此時正值春意暍人，她照了一會，掩嘴打了一個哈欠，放下鏡子，慵懶地閉目小憩。

碧姜無法入睡，滿腹的心思，不知今夕是何夕，不知裕西關的戰事如何？自己死後，朝中會派誰去主戰抗敵？所有的一切都無從得知，唯一能肯定的是，她現在京中，且京中繁華依舊。

她照著綠衣的樣子往枕下一摸，也摸出一面小鏡。垂眸看去，鏡子裡現出一張仙姿玉色的臉，與綠衣的清純惑人不同，鏡中的這張臉更加姝麗，眼尾輕輕往上挑著，媚色天成，柳夭豔影，端得是個尤物，偏又生得一張不及巴掌大的芙蓉小臉，

身量幼弱，真配得上瘦馬二字。

鏡子裡楚楚可憐的人兒令她無所適從，這長相與從前的自己天差地別，難道她今後就要頂著這樣的身分活下去嗎？

不，當然不可以。她堂堂的大長公主，領萬軍，號眾將，何等錚錚，縱使皮囊不再，然風骨猶存。

可眼下這副身子實在是瘦弱不堪，怕是能出去都走不了多少路，就算僥倖出了落花巷，這樣一副嬌軟無力的身子、豔如桃花的長相，身邊無人相護，只怕早早被人盯上，或是強佔為妾，或是賣入花柳巷，總歸是沒了出頭之日。

她不可能去告訴別人，自己是護國大長公主，借屍還魂的事情，除了話本子外，誰會當真？皇家之人最忌神鬼之說，更不可能相信。而且，長在皇家，從幼年記事起，她就知道，所有的人都是不能完全信任的，包括骨肉血親。

那麼，只能想其他的法子。她不由得頭疼起來，自小到大，她最不屑與人玩心眼，每每能用武力解決的事情，絕不繞來繞去迂迴處理，誰不知她手段雷霆，殺伐果決。

屋子裡靜謐如水，兩位女子花容玉貌，俱都是罕見的美人，襯得簡陋的屋子都像是鍍了一層金水，金碧輝煌，如仙宮一般。

「天子玉藻，十有二旒，前後邃延，龍卷以祭。玄端而朝日於東門之外，聽朔于南門之外，閏月則闔門左扉，立於其中……」

一道男子讀書的聲音響起，像是從隔壁傳來的，碧姜暗思著，難不成落花巷裡還住著讀書人？倒是奇怪，她所知道的落花巷以青樓女子和瘦馬聞名，什麼時候還有苦讀的書生？

她心裡疑惑著，身姿一動未動。

綠衣呢喃一聲，慢慢睜眼，美目流轉地看著碧姜。

碧姜被她看得心裡一動，莫非原主與隔壁的書生相識？是了，之前那婦人不是提到什麼鄭公子，想必就是這位。

「哎，可憐鄭公子一片癡心。碧姜姊姊，你們最終無緣，妳何不去與他說個明白，也好過他天天翹首以盼，茶飯不思。」綠衣的聲音婉轉悠長，悲風秋月，帶著無限憐惜。

眼下囿於困境，碧姜沒想到原身還有一身的桃色官司，不知這位鄭公子是哪樣人品，難道不知道自己是一名瘦馬？就算他中意，只怕他的家人也不會同意他娶瘦馬為妻，若只想將她當一個玩意兒，那就是個好色之徒。

那男子的讀書聲還在繼續，聽著有幾分擔心焦急，聲音不知不覺地越來越大。

見綠衣幽怨地望著她，碧姜心思轉著，若想瞭解當下京中的情形，不能問綠衣。一個被豢養的瘦馬，能知曉什麼天下事？那鄭姓公子是讀書人，應該知道一些。如此想著，她盡力起身，身子還軟著，實在是沒什麼力氣，卻還能下地，她試著慢慢走動，強撐著出了屋子。

聲音是從後院傳來的，她繞過屋子去後院，牆那邊的人聽到動靜，踩著凳子爬上牆頭。

她抬頭望去，只見牆頭出現一位年輕的男子，長得頗為俊俏，臉色白皙，眉眼細長，一股子書生氣。

「碧姜姑娘，妳身子可好些了？」雖是不雅地趴在牆頭，他依然作了一個揖。

「好多了，多謝公子。」她回應著，眼神卻是打量著院子。

這是一間二進的院子，院子中搭著竹架，上面晾著粉綠的衣裙，隨風飄著，煞是好看。左右兩面圍牆外，看起來都住著人家，而鄭公子的家則在裡邊。

她抬著頭，天是藍的，還有絲絲的白雲。自己有多久沒有見過這樣的好天氣，裕西關一帶臨近燕赤，燕赤苦寒，常有冰雪。

「那就好，我……與我娘說了……」鄭公子期期艾艾地說著，一臉的愧色。

碧姜猜想著，怕是這位鄭公子與自己母親說了要娶自己的事情，看他的表情，他母親應該是極力反對的。

「妳放心，我不會放棄的，妳等我，等我考中秀才，我再來娶妳。」他一臉堅定地說著，癡癡地看著她。

她突然有些不忍嘲諷他，他書生意氣，縱是帶著天真，倒還有幾分真心。尋常的人家，誰願意娶一個瘦馬為妻？要是他中了秀才，他的母親只怕是更加反對，他們根本就不可能。

「鄭公子，我有話與你說。」她指了指後門。

鄭旭面露驚喜，忙跳下凳子，消失在牆頭，他急忙打開自家的後門，在一棵槐樹下等著她，槐樹上長滿翠綠的嫩葉，迎風搖擺。

碧姜吐出一口濁氣，看著高高的院牆，還有緊閉的後門。她的身子實在是嬌軟，就是走到後門處都有些氣喘。門是從裡面門著的，她心裡想著，那婦人壓根就不擔心她們會逃走，一個瘦馬，沒有戶籍路引，能去哪裡？

鄭旭看到她出來，眼神竟有些閃躲，不敢直視她的容顏。

「鄭公子，你既然要參加考試，此時應該多讀書，爭取考個好名次。」

聽到她關心自己，鄭旭的心裡像開了一朵花般，「姑娘放心，鄭旭一定不負姑娘所望。等我有了秀才功名，必會信守諾言。」

碧姜搖著頭，「秀才不是好考的，不能埋頭苦讀，要知時事，才能做出好文章。」

鄭旭有些奇怪她會提到考試的事情，不過她說得在理，「碧姜姑娘，陛下已經大婚，我朝內外安平，正是昌盛之期。我心裡有數，已做了萬全的準備。」

她面色平靜，心裡卻掀起驚濤巨浪。她死前皇侄不過是十五歲的少年，如今竟已大婚？莫非這天下已經易主？「陛下是明君，將來你若能出仕，定要好好報效朝廷。」

「碧姜姑娘說得是，自三年前，護國大長公主大敗燕赤，那些宵小之國再也不敢來犯我朝。陛下雖年輕，卻深得護國大長公主親傳，確實是一代明君。」

三年，竟然已過了三年？

那次她與燕赤一役，可謂十分艱難，最後她險勝，卻身負重傷，為了不影響軍心士氣，一直祕不外宣。後來她時常昏迷，醒時少，睡時多，最後一覺睡去，再醒來後就成了現在的模樣。不知道她死後，後事是如何處理的？

猛然間，她瞳孔一縮。不對，方才鄭公子講的是陛下深得她親傳？！她忙著征戰，一年之中極少有時間待在京中，如何教導陛下？

「護國大長公主確實是巾幗英雄。」自己誇自己，感覺有些奇怪，但她顧不了許多，只想把話題往自己身上引，以期得到更多的資訊。

鄭公子心裡納悶著，今日的碧姜姑娘怎麼與他討論起朝中之事？不過他心裡轉而高興起來，周圍的人沒有一個能與他談這些，若是將來的妻子能說得上話，也算得上情投意合。

「妳說得沒錯，護國大長公主確實是女中豪傑，若不是忌憚護國大長公主，燕赤那些宵小怎麼會善罷干休？當年護國大長公主得勝還朝時，陛下親自開城門迎接，何等風光。」

鄭旭說著，眼裡迸出光彩，他那時也擠上街頭，看著高高的駿馬上坐著那英姿颯爽的女子，雖覆著面紗，卻依舊能感覺到堅毅強大的氣勢。

碧姜沉默下來，她已知道自己想知道的。

現在是三年後，而且「她」還活著。這麼一來，她都不知道，現在的自己，究竟是什麼？難不成一個人的魂魄可以一分為二？

鄭旭見她不說話，忙問道：「碧姜姑娘，妳可是身子還不舒服？」

「嗯，我身子還沒有好全。鄭公子，這兩天我想了許多，我覺得我們並不合適，鄭公子前程似錦，何必把心思浪費在我身上，你我終是有緣無分，你就放下吧。我……娘可能就要替我找人家了，我們不會有結果的。」

「碧姜姑娘，妳是不信我嗎？」鄭旭急了，朝前邁了一步。

當然不信，她在心裡說著。不喜他人靠近，她往後退一步，暗惱現在這副不中用的身子。

鄭旭原是情急，待聞得少女的體香，不由得想親近佳人。他身形一動，不想一道眼神凌厲地射過來，立馬覺得渾身發寒，腿差點軟了。待再看去時，只見佳人嬌柔，楚楚動人，暗道自己方才眼花，正了正身子，恢復常態。

「我信公子，信公子將來能鴻圖大展，就是因為信公子，所以才覺得你我之間更無可能。你想想，日後你封官進爵，立於人前，你總不希望別人肆意談論你妻子的出身，將她與貨物相提並論。」

「我不怕！」

鄭家院子裡似乎有腳步聲，鄭旭急於分辯，並未聽到，但碧姜卻聽到了，想來是鄭公子的母親回來了。

「你當然不怕，男子何患無妻，大不了休掉便是。等你有出人頭地的一天，何愁沒有美嬌娘？」

「沒錯，碧姜姑娘說得對。旭哥兒，你聽娘的話，好好讀書，將來娶個大家小姐……」

「不……」鄭旭喊著，到底顧著母親，臉色黯淡下來，祈求地看著自己的親娘。他的母親不為所動，只管看著碧姜，碧姜任她打量著。

美娘輕輕一笑，「孀子算是看著妳長大的，妳說旭哥兒是不是塊讀書的好料？他

這麼有出息，有我這個當娘的拖累已是夠被人嘲笑的，要是還娶妳為妻，只怕他以後會被同窗笑得抬不起頭，白白毀了前程。」

「娘……」鄭旭叫著，聲音低下去。學堂裡的風言風語向來不少，但他父親身家清白，別人雖背後說三道四，倒也沒有人真的以此排擠他。

若是娶碧姜姑娘為妻，只怕……他確實想過，但他相信，將來那些人以後見了自己的妻子，必會羨慕他能娶到如此美貌的女子。

碧姜打量著鄭旭的母親，不用問就知道，年輕時也是一位青樓女子。

美娘扯著兒子的衣服，「旭哥兒，你快些回屋，我還有話要和碧姜說。」

鄭旭看了看自己的娘，又看了看碧姜，心道讓她們說開也好。

美娘的目光慈祥地看著他進屋，轉過臉對著碧姜時臉色馬上淡下來，「碧姜姑娘，不是鄭孀子狠心。妳也知道，咱們女人哪，一輩子能靠什麼？旭哥兒他爹去得早，我一輩子的指望只有他……我與妳娘是姊妹，說實話，咱們這樣的人，得認清自己的身分。今天妳說的話，孀子都聽到了，妳能看明白，以後的日子才不會難過。我呀，這些年拉扯旭哥兒，多虧昔日的姊妹相幫，現在旭哥兒大了，這落花巷裡是住不下去了，明天我們就搬家。」

碧姜明白她的意思，沒有說話，轉身進了院子，只聽得後面一聲長長的歎息，還有低低的一句「冤孽」。

## 第二章 還有一個自己

碧姜回到屋子，覺得渾身乏力，軟軟地躺在床上。

綠衣靠在床頭，斜睨著她，「可與鄭公子說清楚了？」

「嗯。」她應著，心不在焉的。說是說了，但看鄭旭的樣子，顯然是沒有聽進去的。

「說清楚了也好，省得他惦記。鄭公子書讀得好，鄭孀子就指著他能出人頭地，將來功名在身，帶著她離開落花巷。依我看，鄭孀子無論如何都不會同意你們在一起的。別說是她，就是娘也不願意，鄭孀子生計艱難，靠給各家各戶漿洗換些銀錢，哪有什麼銀子給娘。」

綠衣這番話倒是讓碧姜多看了她一眼，此前綠衣的表現，她還以為，她被那位稱娘的婦人給蒙住了心，不知自己瘦馬的身分和將來的用處。

「碧姜姊姊這般看著我做什麼？娘疼我們是一回事，我心裡清楚著呢，她費盡心思地養著我們，為的可是她的棺材本。妳我姊妹二人姿色出眾，她就指著換個好價錢，哪會便宜了鄭公子。」

碧姜重新躺在床上，這副身子，能坐著絕不能站著，能躺著絕不能坐著，可真是嬌氣得要命。「綠衣，妳說那要來選人的大戶人家是哪家？」

綠衣馬上來了興致，「碧姜姊姊，妳可是願意聽這些事了？以前我每每與妳談論這些，妳都不甚感興趣，看來妳是真的想明白了。」

她垂著眸子，想來之前的原主與鄭旭兩情相悅，一心想嫁給他，哪會願意聽到這些。

「我常聽巷子裡的姊妹說，京裡貴人多，不是我們能想的。花孀家的青雲姊姊說



過，若是能進永忠侯府，她死而無憾。」

她聽綠衣提到永忠侯府，心神一震，這也是她想打聽的人家，「永忠侯府？」

綠衣紅唇翹起，朝她飛了一個媚眼，「自打三年前護國大長公主得勝還朝，就與侯爺成了親，無奈大長公主在戰場上受了重傷，不僅無法孕育子嗣，就連容貌都毀了。所有人都知道，侯爺對大長公主癡心一片，無論如何都要迎娶大長公主。」

「她」和周梁還成了親？

碧姜腦海中想起了那人的長相，丰神如玉，眉眼清俊，他的目光永遠都溫和地像一汪泉水，讓人想溺斃其中。

「不過，我聽青雲姊姊說，最近永忠侯府好像有風聲，說是要選人。侯府裡有位管事曾來過落花巷，不知道是不是真的？」

既是癡心一片，又來落花巷裡挑人，這是何道理？

「大長公主下嫁後心疼侯爺，自己不能生養，就做主給侯爺娶了兩房側夫人，若不是大長公主堅持，侯爺定不會答應的。那樣的男子，身分尊貴，俊逸不凡，若是能被挑中……」綠衣的雙頰泛著紅暈，眼眸裡媚態如絲。

「既然有了兩位側夫人，侯府怎麼還會來挑人？」

綠衣嬌媚一笑，「碧姜姊姊，妳可真逗。來落花巷裡挑人，還能是做什麼，自然是暖床的。侯府裡有兩位側夫人，聽說勢同水火，必是哪一位側夫人為了爭寵，想挑人去固寵唄。」

碧姜垂著眸子，雖然她對周梁沒什麼感情，但也曾幻想過一切安穩後能嫁給他，沒想到嫁是嫁了，卻是另外一種結果，不知現在的那個「她」是如何想的，真能容忍別人與自己共事一夫？

綠衣又摸出菱花小鏡，左右看著，「要真是侯府來挑人，說不定我們能入眼，到時候能伴在侯爺身邊，綠衣必侍候得他快活似神仙，與他做一對瑤池鴛鴦。」

「什麼鴛鴦啊？」金娘一腳踏進來，笑著問道。

「娘又偷聽我和姊姊說話，」嬌嗔的語氣，帶著撒嬌的意味，若不是知道她們真實的關係，都會以為她們是親親的母女倆。

「妳們姊妹是我養大的，有什麼是我不能聽的。」金娘見她倆還躺著，忙啣啣出聲，「姑娘們，可是歇好了？」

「娘，我累得不輕。您看我這手，指頭都磨粗了。」綠衣撒著嬌，伸出自己嫩白如玉的雙手，嘟嘴撒著嬌。

金娘比她還要心疼，這嫩得能掐水的皮子，要是破了一丁點，那可不得了，賣相上就要吃虧。「可真是心疼死為娘了，這兩日妳姊姊病著，難為妳侍候著。」

「娘，您真好。」

「妳們知道就好，娘一輩子養著妳們幾個，真是千嬌萬寵。妳們日後飛上枝頭，要記得為娘的好，多孝順為娘，娘就心滿意足了。」

「娘，女兒會的。」

碧姜面無表情地看著她們母女恩愛，面色平靜。

金娘的眼睛瞄過來看著她，「碧姜啊，妳若有綠衣一半貼心，娘就知足了。娘養

大妳們，事事都是為妳們打算，我為何要阻止妳與鄭家哥兒，還不是因為怕妳將來受委屈。男人哪，稀罕妳的時候當然是甜言蜜語，視妳為心肝兒，等將來他功成名就，妳年老色衰，妳就知道苦了。」

「我知道。」

「妳聽娘說……哦，妳知道了？知道就好，娘就怕妳犯糊塗。妳放心啊，娘必定會替妳們好好挑選，妳們哪，就等著過好日子吧。」金娘很滿意，拍了兩下綠衣的手，扭著身子又出去了。

綠衣翹一下嘴角，道：「娘必是又去尋花孀了，依我看，近日定有大戶人家來挑人。」

碧姜看了她一眼，這姑娘是個玲瓏的，倒是少有的明白人，為人處事也夠圓滑，若不是出身低賤，只怕進了高門大戶真能闖出一片天地。

「花孀也是命苦，好不容易養大黛霜姊姊，哪裡知道黛霜姊姊小時了了，大未必佳，竟是越發的不出彩，好在攬月閣的杜媽媽收下她，給她一個容身之所。這落花巷裡誰不知咱們姊妹，論長相，無人能及。」

所以能賣個大價錢，碧姜心裡說著。

金娘確實怕夜長夢多，生怕自家的姑娘再出什麼事，急著替她們尋人家。

她急匆匆地出了門，隔壁的花娘正在等她，一把將她拉進屋，「怎麼樣，妳家的碧姜丫頭好些了嗎？」

「好了，可沒把我給嚇死，要是她真的一病不起，這件買賣就便宜別人了。」

「可不是，雖說碧姜年紀對不上，但她嬌小，加上那副勾人的小模樣。我敢打賭，汪大人一定會看上她的。」

誰不知道汪大人愛姿色不凡的幼女，而且出手十分的大方。早在兩年前，金娘就有意搭上這根線，無奈被別人捷足先登，白白錯失好機會。本想著怕是賺不到那五百兩銀子，哪想兩年後，機會又送上門來。

金娘臉露喜色，「要真能入汪大人的眼，那敢情好，妹妹我一定不會忘記姊姊的好處。」

「咱們姊妹，相互幫襯是應該的。」花娘說著，歎了一口氣，「我呀，沒妳眼力勁好。當初左挑右挑，挑了幾個女兒，看著都是美人胚子的模樣，哪想沒有一個拔尖的。倒是妳圖便宜，買了幾個黃不拉攣的丫頭，卻硬是個個天姿國色。」

「我也是誤打誤撞。」金娘謙虛著，心裡實則得意，得意自己的好眼光，會挑人。

「也是我們碧姜會長，明明滿了十五，看著就像是十二三。不是我吹，整個落花巷裡都挑不出比她更出色的姑娘，我現在只盼著汪大人能看上她，我呀，後半生養老的銀子就有了著落。」

「可不是，汪府前兩年進的姑娘都長大了，自然失寵。妳不知道多少人想進汪府都進不了，不是長相不行，就是身段太粗壯，也就妳家碧姜，我看著，必會令汪大人滿意。」

「若真是能選上，是她的造化。前些日子聽風聲，永忠侯府那邊……」

花娘輕啐她一聲，「妳個貪心的，倒還真是什麼都不放過。妳放心，我都替妳留

意著。越是世家大戶，越要挑姿色出眾的。我家的青雲沒福氣，身段雖行，長相比不上綠衣，我看哪，待侯府來挑人時，妳家綠衣跑不掉。」

「那敢情好，她們倆若都能落到好人家，我這顆當娘的心，可就算落實了。」金娘撫著胸口，與花娘相視一笑。

她們這樣的人，要說真心，或許是有一兩分的，更多的是看銀子，只要銀子給得夠，其他的哪會計較。至於姑娘送過去是死是活，得看她們自己的造化。

兩人又說了一陣子話，金娘告辭。

正走到自家門口，最裡面的那家門打開，出來一位與她年紀差不多的婦人。

「金娘姊姊，妹妹有事找妳。」

開門的婦人正是鄭嬌子，她名喚美娘，當年她與花娘還有金娘一起從攬月閣裡自贖。美娘選擇嫁了一位窮漢，而金娘和花娘則住進落花巷裡，各自買了幾個女兒。美娘是前幾年丈夫死後才搬來的，還帶著自己的兒子。

「什麼事啊？」

美娘有些張不開嘴，都怪金娘姊姊養的姑娘，把自己的兒子勾得神魂顛倒。

金娘看她的表情，就知道又是因為她的寶貝兒子，不由得撇一下嘴，「美娘，雖說我們是姊妹，但明人不說暗話。我家的綠衣或是碧姜，無論哪一個，將來可都是要進大戶人家享福的，那可不是什麼人都能得到的，妳說是不是啊？」

美娘臉上訕訕，「姊姊說的是，妹妹知道。我們明天就要搬走，我是來謝謝妳們這些年對我們母子的照顧。」

「哎喲，我都差點忘了，旭哥兒可是要考秀才的人，咱們這骯髒地方確實不能再住。行咧，我知道了，今晚就替你們餞行。」

「謝謝姊姊。最近巷子裡傳有大戶人家上門，妳家姑娘有著落了嗎？」

她這一問，金娘就得意起來，「可不是嘛，有人出大價錢，我正琢磨著送去呢。不和妳多說，我得好好替她們把把關。」金娘說著，扭著腰進屋。

美娘鬆口氣，她身後傳來鄭旭的聲音——

「娘，方才金姨說綠衣和碧姜要出門子？」

「你這孩子，快些進去。」美娘把兒子往院子裡推，一把將門關上。

「娘，您還沒有回答兒子。」

「姑娘大了就要給人家，妳金姨養育她們十幾年，就盼著今天。」

鄭旭的臉越發難看，雖然猜想到會有這麼一天，但他的心還是止不住的難受。若是他是富貴人家的公子，金姨是不是就不會把碧姜送給別人？那樣仙女般的姑娘，難道要淪為別人的玩物不成？

夜裡，金娘幾人替美娘餞行，席面就擺在花娘的屋裡，碧姜與綠衣自是不能參加的，不光是她們，幾家姑娘們都不許陪同。

她們歇在屋子裡，一個婆子送來兩碗羊乳，這就是她們的晚飯。

綠衣習以為常，碧姜不動聲色。待喝完羊乳，婆子把碗收下去，離開院子。

一日食量還不夠養隻貓吃得多，怪不得原主身體弱到走幾步都累得慌。男人們偏愛女子的弱柳扶風，嬌不勝羞，怎知她們的無奈。

隔壁那邊，幾人已入了席，今日的主角是美娘。美娘被金娘和花娘擁坐在中間，她們幾乎是同時入的攬月閣，雖說早年有過些許嫌隙，但時過境遷，那些爭風吃醋的往事已不願再提。

金娘和花娘先敬美娘，花娘在三中最年長，在落花巷裡是能說得上話的。

「美娘，姊姊敬妳一杯，將來旭哥兒若是出人頭地，妳可別忘了我們姊妹。」

「哪能忘記妳們，若不是妳們相幫，我與旭哥兒哪有容身之處。」

當年美娘的相公死後，鄭家人嫌美娘是煙花女子，將他們母子趕出門。走投無路之際，美娘只得投靠昔日的姊妹，得一隅安身。這些年，是花娘照顧她，讓她替巷子裡的人漿洗衣物，才能勉強維持生計。

「咱們哪，熬了這麼多年，只盼雲開月明，能有出頭之日。」金娘感慨著，率先飲下手中的酒。

「金娘說得對，眼看著我們兩家姑娘都長大，美娘生的哥兒也要考秀才，可不是熬出了頭。」花娘接著喝酒，與美娘彼此乾了手中的杯子。

推杯換盞，一番知心話說過後，花娘取了十兩銀子，交給美娘，「你們在外處處打點用錢，這些妳拿著。」

「花娘姊姊……」美娘確實阮囊羞澀，若不是怕兒子沉迷男女之情，她哪裡會搬得如此著急？

「收下吧。」

「謝花娘姊姊。」

此時，金娘也拿出十兩銀子，遞到美娘的手上。

美娘捏著銀子，鄭重保證，「兩位姊姊放心，將來旭哥兒若是能有功名在身，光宗耀祖，必會好好報答兩位姊姊。」

「報答就不用了，我與美娘送完姑娘們出門，說不定會離開落花巷，到時候還請旭哥兒照拂一二。」

「那自是應該的。」

美娘現在雖是過得最苦的，但在金娘和花娘看來，雖嘴上不說，心裡卻很是羨慕。當年金娘不解美娘為何要嫁給鄭老大，跟著他在外面受苦，現在恍然有些明白。三人都已是婦人模樣，憶起當年在閣裡花枝招展、日日歌舞昇平的日子，金娘不由得哼起歌來，接著，花娘也跟著吟唱。縱使多年不曾取悅他人，可她們的功力還在，歌聲如嬌啼，婉轉動人，伴著酒意，夾雜著媚氣和一絲淒楚。

傳到這邊的院子，入了碧姜和綠衣的耳，綠衣靠在床頭，聽得出神。

「美人遲暮，最是可悲。縱是能有安身之所，卻終是孤苦。碧姜姊姊，妳我二人若能入高門大戶，當切記，所有的身外之物都是虛的，還不如有個兒子傍身，方能脫離一世為奴的命運。」

比如金娘，再會養女兒賺錢，看著風光，實則離開攬月閣的庇護，什麼都不是。攬月閣也不是白白庇護她們，不說是能收巷子裡的姑娘入閣，單說賣出去的姑

娘，按規矩，攬月閣要抽成一半，這是暗地裡早就定下的，所有的青樓女子都要遵循。

而美娘，因為有個要考秀才的兒子，以後能堂堂正正地過日子，要是鄭旭爭氣，她以後還能當上老夫人，豈是金娘和花娘能比的。

碧姜聽到綠衣的感歎，沒有說話。

「碧姜姊姊，我知妳心裡苦，若是鄭公子能娶妳為妻，自是最好的結局，可是他說了不算，鄭嬸子一輩子都想擺脫自己的命運，怎麼可能會讓兒子再娶一個賤籍女子為妻？說到底，都是因為咱們的身分。」

貧賤夫妻百事哀，鄭旭沒有真正在外面生活過，不知市井流言，若是將來他的左鄰右舍都知道他的妻子是一名瘦馬，只怕會招來不少風言風語。

此中道理，或許之前的原主也是明白的，所以才會痛苦，加上鄭旭的娘反對，才會突發急病。

碧姜想著，心內卻沒有多大感覺。她不是原主，那鄭旭是去是留，她沒有半點傷心。自己眼下在想的都是，接下來要如何做，才能擺脫淪為玩物的命運？

她輕輕地下床，穿好花頭鞋，走出門去。

「碧姜姊姊，這麼晚了，妳做什麼？」

「透個氣。」

「哦。」綠衣不以為然地應著，想著她可能心裡苦悶，或是趁著最後一次機會去尋鄭公子，無論哪般，註定兩人有緣無分。

碧姜出了門，先停留片刻，聽著隔壁的聲音，看情形，她們幾人正在興頭上，一時半會還回不來。她望著黑黑的天幕，腳步輕移到後院，悄悄打開後門。

外面漆黑一片，像是吞噬萬物的黑洞，她倒是不怕，荒郊野嶺亂墳崗子都曾闖過，無所畏懼，只恨這副身子太過體弱。

白天與鄭旭見面時，她就發現後門有路出去，雖不知道通到哪裡，看著應該是街市。

夜色中，遠處有街市的地方燈火闌珊。為免裙襬發出窸窣窸窣的聲音，也怕自己弱小的身子會被絆倒，她提起裙襬，朝那燈火之處走去。

她腳上穿的鞋子是軟底的，想來腳底的皮膚也十分嬌嫩，走了幾步，不免覺得硌得生疼，她咬著牙，拚盡全力走著。

一路上，各家後院都有聲音傳出來，或是琴聲，或是歌聲，偶爾傳來幾聲女子的說話聲，奴啊奴的，溫香軟語。綠衣說得沒錯，想來也是，瘦馬是什麼，那是連奴籍都比不上的賤籍，不自稱為奴，還能稱什麼？

還未走到燈火處，空氣中有異樣的氣息，她停下來，側耳細聽。

那燈火通明之處是一座青樓，隱隱傳來男女的調笑聲，應是攬月閣所在。耳旁有風吹過，風聲吹著樹葉，發出沙沙的聲音。黑暗中她的神色看不清，若是能看見，就會發現她此時是無比的嚴肅。

她慢慢轉身，依她多年行軍佈陣的經驗，不遠處應有至少五人守在暗處。

落花巷，是有主的，就不知暗中的主子是誰？以前的她高高在上，何曾把一座小

小的青樓放在眼裡，更不屑去打聽那些光鮮背後的汙濁。

她的目光越過黑沉的夜色，憑著記憶，望著皇宮的方向，想著那金鑾殿上的年輕帝王，憶起他少年老成的面容，輕歎出聲。

再然後，視線略微收回，看著另一個方向，那裡是她的府邸所在，不知大長公主府裡的另一個「她」，此時在做什麼，會不會想到還有一個自己流落在外？

應該不會的，若是「她們」之間真有感應，自己就能感受到「她」現在的情形，反之亦然，她已不是她。

一個人走在寂夜中，前路迷茫，不知歸處，她恍惚覺得自己是孤魂野鬼，不能輪回，無處棲身，就這麼飄蕩著，連自己都不知道自己究竟是誰。

臨近後門，裡面的鄭家傳來讀書聲，若不是離得近，只怕都聽不到，突兀的男聲，早就湮滅在女子們的琴歌聲中。

原主生前，必是把希望都寄託在鄭家公子身上，可惜等到香消玉殞，也沒得如願。她輕輕推開虛掩的後門，繞過後院，若無其事地進屋。

綠衣美目一抬，掃到她腳底的泥，意味深長，心裡想著碧姜姊姊應是去見鄭公子了。

碧姜眼角的餘光看到對方的表情，默不作聲去外面抖落泥土，脫鞋上床，一夜難眠，輾轉反側。

金娘她們的歌聲漸漸不成調子，但更加傷感，隱帶哽咽，生如浮萍，隨波逐流，不知何處是歸宿，不知哪時能終寢，煙花女子，最是可悲。

不知過了多久，碧姜聽到外面的梆子一慢三快，天已近四更，隔壁已沒了歌聲，沒多久院門響起吱嘎聲，想是那婦人回來了。

過了一會兒，房門被推開，一股酒味撲面而來，碧姜閉目裝睡，金娘未點燈，就那樣立在她的床前，用手探她的鼻息。

只聽見長長的一聲舒氣，金娘歎息著，「誰人不想嫁做良家婦，無奈命似江邊柳。鄭家哥兒不是良配，妳必是在心裡罵娘狠心，擋了妳的好日子。可是妳年紀還小，不知世事，妳看不到，讀書最多薄情郎，男人哪，都是靠不住的。」

金娘的手扯了一下她的被子，替她掖緊，「妳呀，要認命。不認命，以後只會吃苦頭。」

寂靜的夜裡，金娘微醺的語氣略帶傷感，聽著還有幾分真情流露。

### 第三章 瘦馬的日常

鄭家搬走後，隔壁又新搬進一位自贖自身的花娘，名喚玉春，稱為春娘。因為剛贖身不久，買了兩個女童，約五六歲的樣子，模樣瘦小，眉眼卻是清秀。

春娘安頓好就帶著兩個女兒登了門，金娘很是熱情，把人請進來。

兩個小女童之前都是窮苦人家出身，要不是窮，誰會把女兒賣到落花巷？

春娘給她們娶了新名字，一個叫幽香，一個叫憐雪。幽香和憐雪年紀小，不知自己將來的命運，只道再也不用做活，還能穿好的，至於吃的雖少，卻都是從沒有吃過的好東西。她們張大嘴望著碧姜和綠衣，眼裡是毫不掩飾的羨慕和嚮往。

綠衣問了她們幾句話，隨意送了兩盒胭脂，把她們高興得差點沒哭起來。

「還沒見過世面，讓金姊姊笑話了。」春娘說著，略帶嬌嗔。

「哪個不是這樣過來的，有什麼笑話不笑話的。妳眼光是個不錯的，別看這兩個丫頭黑黑瘦瘦，長大必是美人胚子。當初我的幾個女兒，別人都說要虧大發了，妳現在看看，她們哪個出去，不是豔冠群芳？」

春娘聽到這話，心花怒放，「那我就托金姊姊的吉言，也不奢望能有兩位姑娘一般的絕色，能有個七成就謝天謝地，下半輩子就不算白忙活。」

「姊姊還能誑妳不成，且等著看吧。妳以後若是沒事，就常來走動。」

「我以後少不得要常常叨擾金姊姊。」

碧姜觀察那兩個女童，看著她們眼裡的興奮之色，心裡百般不是滋味。或許對於她們來講，眼下的生活是作夢都得不到的好日子。

等到了用飯時，春娘起身告辭，金娘也不留客。落花巷裡的青樓女子們，沒有自己動手做飯的先例，無論哪家，都是在翠園訂飯，按月交銀子。

翠園位於落花巷的中間，是整個巷子地位最高的地方。無論是姑娘要學習技藝，還是世家來挑人，都在翠園進行，如今那些贖身的青樓女子們不用再克制進食，自不與姑娘們一同用飯。

屋內只剩下碧姜和綠衣。很快，送飯的婆子就送了午飯過來。碧姜養了幾日，覺得身上大好，就是原身太過體弱，實在不能過多消耗體力。

木桌上，兩邊各擺著兩個小碟子，一個碟子裡是一小撮青菜，沒有半點油水；另一個碟子裡是半顆雞蛋，用白水煮過。除了這兩樣，還有一杯羊乳。

看著幾樣少得可憐的食物，她默默拿起筷子，小口小口地用起來。

對面的綠衣喝過羊乳，用了雞蛋，那青菜剩著。

「實在是吃不下了。」綠衣把碟子一推，推到碧姜這邊。

這幾日都是如此，碧姜也不嫌棄，伸手把碟子構過來。裕西關一帶苦寒，極少能吃到青菜，在邊關多年，她自認為自己已拋卻了許多公主該有的忌諱。

「碧姜姊姊，妳近幾日胃口變大了？」

「嗯，許是病了一場，元氣大傷。」

綠衣了然，隨後又道：「雖是要養身子，但妳以後可不能這樣。若是身子長得粗壯，還如何討貴人們的歡心？」

碧姜手一頓，這點吃食，比她從前養的八哥吃得都少，偏生她吃完後腹中就有了飽脹感，竟是剛剛好。

綠衣看著她，自打她病好以來，似乎變得更不愛講話，甚至可說連性情都有些變化，或許是鄭公子搬走後她傷透了心，才會如此。

「碧姜姊姊，妳慢些吃吧。」

碧姜嗯了一聲，很快吃完了碟子裡的東西。這副身子實在是弱，長年累月吃得少，脾胃都餓小了，就算她有心想快速養好身體，卻也知飯不能一口吃完的道理。再說，就算她想吃，也要有得吃。

她眼角的餘光看到綠衣起身回屋，一走三搖像拂柳一般進了裡屋，軟軟地靠在床頭上，即便是如此隨意的一個姿勢，都帶著渾然天成的媚態。

看到綠衣的儀態，她略微皺眉，心道自己可不能那樣。等自己走路時，雖盡力端正姿勢，但身子太過柔弱，只得與綠衣一般，扭著身子，飄到床上。

事急從權，也沒人知道她是公主，何必再端著公主的架子。

綠衣躺在床上，翻了一個身，幽幽地道：「鄭公子搬走了，都聽不到讀書聲。雖然他讀的我聽不懂，可天天聽著，竟覺得心安。那些個曰不曰的，聽得人心裡舒坦，猛然聽不到了，還真有些不適應。」

碧姜不說話，閉目養著神。她現在只想養好身體，將來若是想做什麼，也能有些力氣，總好過軟綿綿的任人宰割。

歇了約半個時辰，只聽見外面響起笛聲，悠揚綿長。

綠衣起身，伸了一個懶腰，見碧姜還閉著眼，輕笑一聲，「碧姜姊姊，起來吧，要去翠園了。」

碧姜心下不顯，不知她說的翠園是什麼地方，但卻慢慢睜開眼，慢條斯理地整理衣裙，跟在她的後面朝外走去。

翠園位於落花巷的中間，說是園子，其實就是一座大院子。

兩人出了門，看到左右兩邊的屋子同樣走出三兩個姑娘。

碧姜低頭，不與任何人視線相對。

綠衣上前挽著一位杏色衣裙姑娘的手，「青雲姊姊，幾日不見，可想死綠衣了。」

「妳這張嘴就是甜。」青雲伸手點了一下她的額頭，看到碧姜，笑著問道：「碧姜身子可是好些了？」

「嗯。」

青雲見碧姜興致不高，想到是因為鄭公子搬走的原故，走到她的身邊，低聲勸慰，「妳呀，莫要多想。金姨還能虧待妳？妳看妳們紅綢姊姊，現在過得有多好？我可是聽說，妳娘想把妳送進汪府。汪府知道嗎？聽說汪大人是提督大人，家世顯赫。」

碧姜愕然，抬頭望著青雲。

青雲長得小巧玲瓏，雖然五官談不上十分出彩，但眉眼清秀，加上一身的媚態，別有一番風情。

碧姜錯愕的是，對方提到的汪大人。京中能有幾個汪大人？自己知道的能叫上名的就那一位，不過不是提督，而是驍騎將軍，但現在是三年後，汪奇山被提升為提督也未可知。

汪奇山這個人，生平除了嗜酒外，還有一個令人不恥的嗜好，就是愛玩弄幼女。以前父皇曾說過，越是性情有瑕疵的臣子，用起來反倒越放心。那時候的她雖厭惡汪奇山的為人，但不可否認對方是個人才，也就沒怎麼追究他的私事。

哪想到時過境遷，她竟要成為汪奇山手中的玩物。

她吃驚的樣子落到青雲的眼裡，以為她是歡喜得不知如何反應，「碧姜妹妹，說不定啊，妳將來能在提督府上當姨娘。我可是聽說了，提督大人可是朝中一品大員。」

綠衣眼裡冒著光，拉著青雲的手，「真的嗎？青雲姊姊，真是一品大員？」



「那還能有假，可惜汪大人只喜歡極為瘦弱的姑娘，妳我恐怕在他眼裡，都有些粗壯了。」

聽青雲說完，綠衣眼裡的光黯下去。她們這樣的人，所求不過是人高門，受男人的寵愛，一品大員對於綠衣來說是天一樣的存在，之前她以為紅綢進的金家就已是極好的，沒想到還有更富貴的人家。

「碧姜姊姊好福氣，早知這般，我就應該吃得更少些。」

碧姜垂下眸子，這些姑娘被養在巷子裡，恐怕不知道汪奇山的為人。想來也是，她們不曾出過巷子，天天被人看著，哪裡能知道外面的事情？

綠衣用羨慕的眼神望著碧姜，扯了一下她的衣袖，「碧姜姊姊，汪大人愛瘦女，妳可不能再多吃了。」

碧姜冷著眸子，沒有回話。

汪奇山是個什麼東西，要是那時候的自己知道會有這一天，恐怕早就撻了他的官，讓他去北疆放馬。

青雲笑出聲來，「妳們姊妹感情一直都要好，要是將來碧姜妹妹受了寵，說不定還能照應到妳。」

「那是，我與碧姜姊姊自小一起長大。我們約好，將來無論是誰出了頭，都要提攜另一人。是吧，碧姜姊姊？」

碧姜點頭，雖是原主說過的話，她卻不能不認。

至於以後，以後再說，能不能有以後還得另說。

幾人落在後面，說話間走到翠園。院子正中有一間大屋子，屋子裡空蕩蕩的，唯中間擺著一張錦榻，錦榻上搭著花架子，垂著豔紅的紗帳。

屋內飄著甜膩的香氣，熏得人難熬，綠衣和碧姜她們到時，只見裡面已站著幾十位姑娘，都是一樣的嬌弱無骨，渾身媚氣。

碧姜站在最邊上，不一會兒，錦榻的紗帳掀開，露出裡面的人來。臥在上面的是一位女子，豔紅的肚兜，外罩著透色的薄紗，她一手支著頭，媚眼一飛，看向圍在身邊的人。

這時，錦榻後面出來一位男子，身量中等，長相還算端正，榻上女子伸出光足，去勾那男子的衣服，很快兩人就躺在榻上。

碧姜只覺得從來沒有見過如此香豔的場景，榻上的兩人變著花樣除盡衣物，或是你上我下，或是你前我後，或是我上你下，來來回回的翻騰著。

約莫一個時辰後，才算是風雨稍歇。

那男子似乎極為習慣這樣的事情，他穿衣的速度很慢，隱約還在顯擺自己的身材，等他穿好後從後門出去，床上的女子才嬌軟地起身，也不避諱眾人的目光，就那樣坦然地任人看著，並不急著遮蓋身子。

「姑娘們，可是看清楚了？」

「看清楚了。」有人回道。

「看清楚了就好，以後妳們要記得，咱們哪，不能圖自己快活，要讓男人們快活。只有把男人們侍候得好了，才有好日子過。」

「記下了。」

女子似乎很滿意大家的反應，這才開始慢慢穿衣，她年紀看著不輕，但舉首投足間都是閨男無數的風情。她一邊穿著衣，一邊拋著媚眼，縱是同為女人，都覺得她一雙媚眼生得極好。

碧姜的臉是平靜的，身為一位千軍萬馬中廝殺過的女子，世上並沒有什麼事情能值得她大驚大怪，就連借屍還魂這樣的事情，她都能坦然接受。

反倒是身邊的綠衣，雙頰通紅，媚眼如絲，「碧姜姊姊，妳說，真有那麼快活嗎？」

「不知道。」

這時，花娘和金娘還有其他的姊妹們進來。

花娘走到床前去扶床上的女子，「惜玉妹妹，真是辛苦妳了。」

惜玉已穿好衣服，嬌媚一笑，「哪有什麼辛苦的，反倒是快活一場，等過兩年贖身，想這般快活都沒地找呢。妳不知道，朱大郎好生勇猛。」她嬌嬌地笑著，用手掩著嘴，一臉的回味。

花娘輕捶她一下，「妳個死鬼，就算是贖了身，妳勾勾手，他還不就來了。他那身的力氣啊，就愁沒地使呢。」

「可不是嘛，還是姊姊得我心。」惜玉挑一下眉，「莫非姊姊也曉得朱大郎的厲害？」

「妳個促狹的，還打趣起我來。妳姊姊我什麼男人沒見過，還會為一個朱大郎走不動路？」花娘嗔怪著，並未生氣。

「我今日的任務完成，晚上可以不用接客。聽說護國大長公主今日出巡，不走大道，好像要繞過明鏡湖。我呀，正好有空去湊個熱鬧。」

碧姜聽到有人提起自己，凝神細聽。

「哎喲，這可是天大的熱鬧啊。」花娘一拍大腿，「早就聽聞護國大長公主如何不凡，若有幸能見，我也算是不虛此生了。」

花娘的聲音不小，屋子裡的姑娘們都聽到了，跟著議論起來。

護國大長公主的聲名，她們如雷貫耳。那樣的人在她們看來，就是天上的星月，遙不可及。而今，大長公主要從自家門前過，哪能錯過天賜的好機會。

「娘，不如您帶我們去看個熱鬧吧。」出聲的是青雲，她是花娘的女兒，也只有她敢提出這樣的要求。

花娘看一眼她，再掃了一圈姑娘們，見眾人臉上帶嚮往之色，笑道：「也好，今日我就做回好人。既然大長公主的儀仗要過明鏡湖，不如我們等會去閣裡的二樓上，說不定能一睹大長公主的風姿。」

姑娘們開始歡喜地交頭接耳起來。

「還是花娘姊姊心善。」惜玉說著，起了身。

花娘先出去與閣裡打好招呼，再回來帶著所有人從後門一起入了閣。

攬月閣的白天是沒有人的，閣裡共有三層，花娘領著她們上了二樓。

碧姜挑到一處好位置，擠在前面，從窗戶看下去。

遠遠望去，皇家公主的侍衛騎著高頭大馬在前頭開路，後面跟著儀仗，儀仗過後，

是大長公主的轎輦。

轎輦覆著明黃的輕紗，那是父皇特意恩准自己可以用的顏色。整個王朝，除了帝后太子，她是唯一可以用明黃之色的。

她屏著氣，試圖看清紗幔中的人——看身形，確實是「她」無疑。

不知這個「她」可曾想到，有另一個自己在看著自己？

碧姜的眼神專注，恨不得穿透紗幔，看清「她」此時的表情。

轎輦中的人彷彿感到一道強烈的視線，微抬起頭，正好與她對上。

不過是一瞬間，轎輦就從攬月閣駛過，她卻看清了「她」的模樣，雖然掩著面紗，僅露出眼睛，但那雙眼，她怎麼能忘記？

大長公主的儀仗隊伍繞過湖邊，駛進另一條大道，大道兩邊綠樹成蔭，隊伍很快消失在樹蔭中，再也看不見，所有人才回過神來，長長地抽一口氣。

「護國大長公主好生威風啊！」有人輕聲地說著，眼神裡都是豔羨。

護國大長公主是當今聖上的親姑姑，真正的皇家貴女，就像是天上的雲，而她們自己，不過是別人腳底的泥。雲泥之別，差距甚大。

惜玉倚在桌子邊，低低媚笑，「再威風的女人哪，也離不開男人。」

「惜玉……」花娘不贊同地搖頭，示意她別說了。

所有人都被勾起了好奇心，包括碧姜。

「花娘姊姊，咱們一家人說話，怕什麼？現在告訴她們，也讓她們心裡有個底，以後入了貴人府，不至於犯了忌諱。再說整個京中誰人不知，敬國公是大長公主的人幕之賓，不過是大家心照不宣，不捅破那層窗戶紙罷了。」

敬國公？碧姜的眼前浮現出敬國公的那張老臉，那老東西性子固執，還寵妾滅妻，那樣的人，怎麼就成了「她」的人幕之賓？

一過三年，所有的人事都面目全非，

有人低低輕呼出聲，為聽到如此的祕辛嘖嘖驚歎，落花巷的姑娘們見識少，僅知的一些東西都是從各自的養娘嘴裡聽到的，養娘們自己本身亦是低賤，所知不多，往往又怕養大姑娘的心，什麼都隱著不說。

是以，這些姑娘們初聞此事，覺得好不震驚。

惜玉臉上帶著得意，媚眼掃著眾人，「大長公主是什麼身分，就算是有一兩個相好又何妨？只是可惜永忠侯爺癡心一片，錯付流水。」

「可不是嘛，永忠侯爺真可憐。」青雲咬著唇，似乎是自己受了天大的委屈。

在青雲僅知的幾個京中名人中，永忠侯是少見的癡情種，人長得好，家世又好，是多少姑娘夢中的良人。她一心想進永忠侯府，人還未進去，一顆心就撲到永忠侯的身上，竟是見不得他受半點委屈。

碧姜心下微冷，周梁哪裡能稱為可憐？他左擁右抱，娶了兩位側夫人，他的側夫人還張羅給他找女人，怎麼就可憐了？

惜玉搖搖頭，重重地歎口氣，「誰說不是呢？」

金娘撇了一下嘴，「可憐的是敬國公吧，他府上可是連個妾室都沒有，更別提夫人。永忠侯爺好歹還有兩位側夫人，有人噓寒問暖，國公爺身邊卻連個知冷知熱

的都沒有，許是大長公主醋性大，想獨霸國公爺，不許他親近任何女子，妳們說是不是？」

「興許是的。」惜玉收起神色，嬌媚一笑，「我呀，就愛癡情的男人。有幸見過永忠侯爺一面，侯爺俊美不凡，曾令我心生嚮往。只是無緣一睹敬國公的風采，聽說他為人甚是無趣，恐怕不及侯爺風流倜儻吧。」

聽到惜玉這一番唱念，有人捂著嘴低低地笑起來。

碧姜已回過味來，合著現在的敬國公是個未婚男子，莫不是老敬國公的兒子吧？她皺著眉，老敬國公有幾個庶子，也不知道承繼爵位的是哪一位？不過無論是哪一位，似乎都不怎麼成器，也不知怎麼就入了「她」的眼。

「好了，妳們兩個一把年紀，越說越沒邊。姑娘們，我們回去吧。」花娘命令著，領著她們離開攬月閣。

大家都有些意猶未盡，像這樣能出來見世面的機會實在是少之又少她們死盯著閣裡的佈置，貪婪地看著。攬月閣是京中第一青樓，裡面的佈置自是富麗堂皇，美不勝收。

綠衣和金娘一起，母女倆有說有笑，碧姜走在最後面看著金娘的背影。

金娘不可能不知道汪奇山的為人，她以前素聞汪奇山出手大方，縱是喜玩幼女，那些賣女的人家也得足了銀錢，無一人出來指責他。想必汪奇山許的銀子很多，多到金娘願意賺這昧心錢。

眼下自己的身體實在不中用，若是真的被送進汪府，她要怎麼辦？論武力，自己現在不敵任何人；論身分，自己現在是賤籍……怎麼看，都是死路一條。

老天讓自己借屍還魂，不是為了看她再死一回的吧？